

老爸老妈参观养老院

□ 淡淡蓝

周末我带孩子回娘家看爸妈，结果刚到楼下就碰到了老两口，他俩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正准备出去。我问：“你们这是要去哪儿溜达呢？”老妈说，二楼的张老师去养老院住了，正准备去探望她。老妈又说：“顺便我和你爸也去看看养老院的环境，以后可以……”我听了心一惊，不等她说完，就气呼呼地瞪了她眼睛：“别瞎想哈，我可不会同意你们将来去养老院的！”

老妈乐了：“我知道你有孝心，可万一以后我和你爸病倒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你和你哥工作都那么忙，你回家一趟还得两小时，怕也是指望不上的。楼下张老师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吗？”

住在我妈楼下的张老师，几年前老伴过世后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儿子是上海一家外企的项目经理，平时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没说上几句话，一顿饭的工夫就急吼吼地走了。张老师的女儿

远嫁广州，只有逢年过节才拖家带口回来一趟。本来张老师一个人的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和我妈一起去老年大学上课，早晚坚持散步跳广场舞，闲得无聊时还和几个老太太一起约着打牌搓麻，日子倒也有滋有味。

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回下楼时张老师不小心摔了一跤，呻吟声惊动了我爸妈。叫了救护车把张老师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粉碎性骨折。在上海工作的大儿子慌慌张张连夜赶回，第二天一早却来敲我爸妈家门，为难地对我爸妈说，能不能帮忙照看他妈一天，他得回上海把手头的工作交代好，还得和上司多请几天假。

但这终究只是权宜之计，张老师的儿子最终无奈，为张老师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而他只有周末的时间才有空儿，上海，老家两头跑。两个月之后，儿子神情憔悴疲惫不堪。张老师心疼不已，等到自己的腿恢复到可以独自蹒跚走路时，就主动提出去养老院。

我陪着爸妈去了养老院。养

老院是新建的，依山傍水，环境倒真不错。护工帮我们在阅览室找到了张老师，她正戴着眼镜捧着本养生杂志，读得专心致志。看到我们一群人去看她，张老师开心极了，乐滋滋地带领我们参观。

食堂、小餐厅、健身房、阅览室、医务急救室，还有张老师住的单人房间，条件设施几乎可以和宾馆媲美了。当然价格也是不菲，张老师笑着说，反正她的退休工资养活她自己正好。

老爸老妈参观了养老院的环境也赞不绝口，张老师揶揄说：“以后你俩也干脆住进来吧，这样咱们也有伴了。儿女有儿女自己的事，咱们住在这里他们也心安了……”

聊了一会儿，爸妈起身准备告辞，张老师使劲挽留：“再坐一会儿吧？”爸妈对视了一下，又坐了下来。天色渐渐暗下来，必须得走了，张老师仍然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看着张老师，嘴角虽然还留着微笑，眼神里却悄然流露出一丝落寞，黯然……



年终奖的那点事儿



□ 徐俊霞

我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过几年，外人眼里，事业单位的工作风光体面，实质上职员也分三六九等，有编制的、聘用制的、合同工、临时工，年终奖也是层次不一。

平日里，同事们都在同一个写字楼办公，看不出什么差别，一到逢年过节，差别就显山露水。正式工有年终双薪，有福利，临时工只能在一旁眼巴巴地瞅着。但我们部门例外，我的上司是单位里少有的几个有编制的元老级人物，我是单位里临时工部落地的一员，每到年底，上司给我们部门临时工的年终奖和正式工相差无几，单位不给临时工交五险一金，上司每年额外奖励我们每个人一份意外伤害商业保险。

我一位同学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一家私人广告公司，负责办公室行政和出纳，当时公司正在创业阶段，除了老板，就是她和一个负责设计的男孩。头几年，老板发给他俩的年终奖都是一些花生、瓜子、苹果、咸菜之类，算来算去价值也不足100元。可是这位同学和那个男孩一直辅佐在老板左右，不离不弃。

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不跳槽？又不是没有别的公司请，何况别公司的待遇比这家高好几倍。这位女同学告诉我，当初他们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老板自掏腰包给他们安排住处，购买交通工具，配备通讯工具，老板午餐吃什么，他们午餐吃什么，接了大单子，老板会请他们到饭店吃大餐。

红包不够，情感来凑。在年终奖这点事上，仁义厚道的老板都会打出“情感”这张王牌。说白了，年终奖不在于物质奖励多少，下属在乎的是上司的认可和赏识，情感“给力”，下属愿意在公司继续卖力，情感不“给力”，留不住下属的心，又岂能留住下属的人？

生活是什么？是一杯淡淡的清水，一杯浓浓的咖啡，还是一壶沁人心脾的绿茶？对于这有味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有些感悟？如果有，不妨给“悦读”写点什么吧，比如当爸爸的快乐，做妈妈的苦水，在工作中遇到的迷惑与苦恼，与朋友和家人相处中发生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写下来与我们分享。

也许你写的事情别人都经历过，思索过，但就是没人写出来过，说不定一读你的稿子，就会有人心中一动，这是在写我吧？如你的稿子有这种效果，我们就会刊登在报纸上，并奉上稿酬。还等什么，快来和我们联系吧！

发送邮件至 shenghuohutong@163.com，电话：85193274。来信一定注明您的姓名与联系方式，期待您的来稿。

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 络浅微

我上班的通勤车经过父母家，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父母家。隔几天不去，他们就会很想我，而想见我的借口往往是要给我乡下新鲜的蔬菜。整个夏秋冬三季，我都像一只搬运粮食的老鼠，拎着两个鼓鼓的尼龙袋子或者满满的藤条筐往返于家与父母家之间的三十里路上。

其实我挺懒，没有别的女儿回家时帮父母做家务的习惯，有时候不好意思想伸把手为父母做些什么家务活，他们都阻止我。

深知自己不是贴心，知疼热的的女儿，我经常买些父母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给他们，他们心疼我为他们花钱，但我知道，他们非常乐于拿我和邻居或关系好的朋友们家的孩子比孝顺，而我送去那些平常的东西成为他们在别人面前炫耀的谈资。

每次在父母家门口等车，父亲都要拎着为我准备的包，站在外面等，而让我在温暖的屋子里呆着。父亲穿着一双破旧的雪地棉鞋，洗得褪色的灰蓝羽绒服，头顶上灰白色已起球的旧绒帽，紧抿的嘴角，双手插在凉飕飕、薄薄的衣兜里的背影，我透过玻璃窗，一扭头就能看见。有几次，我对他说不用送我，就这点东西我自己拎得动。父亲不放心：“车台阶有点高，我递给你不会太累。”

我有时给爸妈打电话，闲聊几句。只是老妈总是没等我说话就把电话挂断；而老爸在电话里的声音总是比平时说话提高几分贝，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在他们眼里，我仿佛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但愿他们也永远不老……



那个有关围炉的心愿

□ 刘亚华

那年冬天，父亲出了车祸，父母千方百计瞒着我。半个月后我才从同学口中辗转得知消息，从千里之外的学校飞奔回家，看到躺在床上的父亲眼睛深陷，整个人瘦成皮包骨，我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更严重的是，车祸司机肇事逃逸，药费无着，医院下达了催款通知单，母亲取来一堆柴火为我取暖。我和母亲坐着烤火，两个人都低着头，默默地流眼泪，谁也没说话。

为了我读书，家里已经债台高筑，能借的都借完了，能贷的都贷了。好半天，母亲才抬起头，用袖子拂了拂布满泪痕的脸，对我说：“你去姨妈家借点吧？她家应该有钱。”

母亲和姨妈一家的关系并不好，她能想到去姨妈家借钱，我很惊讶，但我知道母亲是真的没有办法了，不去不行。姨妈家就在村子东头，我鼓起勇气一路小跑到她家，刚好他们一大家子正在吃晚饭，说有笑地围着围炉吃得热火朝天，那是我第一次见围炉，大大的灶身，小小的圆盖，炉内木炭吱吱地唱着歌，火锅滋滋地冒着热气。我那刚新婚的表哥，不停地称赞着围炉的好处，姨妈招呼我坐下吃饭，尽管我肚子咕咕叫却还是拒绝了，想着还在医院里躺着的父亲，我泪如雨下，鼓足勇

气将“借钱”二字说出口，但是，他们听说后都说手上没钱，借不出。我坐了片刻，走出姨妈家，很远很远，我还能听见他们的笑声。也就从那一刻起，我决定以后要好好努力，努力挣钱，买个围炉，让我们一家人也能像姨妈家一样，有说有笑围着围炉吃饭。

后来毕业后我在城里工作，买了一个冬天有供暖设施的商品房。但每到冬天，那个围炉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一天，我终于在网上买了个和表哥家一模一样的围炉，那么古老的围炉搬回家后，和房子摆设格格不入，放哪都不合适，也用不着，连女儿都好奇，我为什么要买这样一个毫无用处的东西放在那里……